

義旗雄風

岳 嘯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义旗雄风

岳 啸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0.625 字数:226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1,500 册

*

书号: 10397·174 定价: 2.00 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观花灯高楼遇仇敌 话沧桑长街逢亲人	(1)
第 二 回	闹元宵厉掌显义胆 闯虎穴烈火映情心	(18)
第 三 回	战恶魔大闹逍遥楼 遇脂粉小憩温柔乡	(35)
第 四 回	香闺绣楼再别闺秀 乞丐王国初逢乞丐王	(54)
第 五 回	受苦人苦深犹忆苦 享乐者乐极还纵乐	(74)
第 六 回	王三盛春屋梦生死 革命党高楼论兴亡	(93)
第 七 回	罗晓轩巧施掉包计 秦天柱险伤手足情	(112)
第 八 回	人世沧桑悲歌喜泪 情海梦幻笑语哭声	(127)
第 九 回	开山堂入汉留袍哥 授绝技待月黑风高	(142)
第 十 回	双凤有情花枝传意 孤胆无畏鹰犬惊心	(158)

- 第十一回 梅香夜书院忆往事 (172)
兰心社诗友传风声
- 第十二回 绝恋情心泣花月泪 (189)
雪国恨誓染仇敌血
- 第十三回 血溅神路群英露面 (205)
泪洒黑林慧才隐身
- 第十四回 苦上苦幽禁活坟墓 (220)
情中情入赘恩人家
- 第十五回 参将府师徒救烈女 (237)
关门岩夫妻断肝肠
- 第十六回 明月夜演说时局图 (253)
艳阳天祈雨五龙宫
- 第十七回 失良心由人变野兽 (267)
得真理化敌为亲朋
- 第十八回 革命党传道抨社会 (281)
玩猴人挥鞭抽众心
- 第十九回 众芳戏贼诗吟香楼 (301)
群英聚会风起珠山
- 第二十回 龙舟溅血怒震天地 (319)
古城挥泪情碎心肝

第 一 回

观花灯高楼遇仇敌 话沧桑长街逢亲人

西江月：

月夜花丛笑语，泪泉血海哭声。喜
悲乐苦不均衡，编绘坎坷人生。
醉里挥刀劈水，醒来披发掌灯，潜
心塑造我群英，理想天国铸成。

话说清朝宣统元年正月十五，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节。武当山北麓的湖广均州城，早就象一位雍容华贵的夫人，浓妆艳抹起来。瞧那望岳、拱辰、宗海、夕照四座城楼，高悬双龙戏珠杏黄旗，龙旗两边雁翅排开赤、黄、青、蓝、紫五色彩幡，在凛冽的霜风中呼啦啦飞扬；城内大街小巷，扎起了松柏插花门楼；净乐宫、报恩寺、文庙武庙、太和书院等处名胜，披红挂绿；官府衙门、巨商豪富、杂货铺子，张灯结彩；就连烟摊茶舍、穷家小户，也用黄表剪成流苏，贴到门楣上，求个吉利口彩；在平时点兵操练的小校场，为着元宵玩花灯，还立了彩门，扎了彩墙，搭了彩棚，整个均州城，真是三步一灯，七步一彩，五颜六色，灿烂辉煌，被打

扮得十分娇艳，百倍风流！

均州城最大的酒楼望月楼，装扮得又与别处不同。它那宽大的门口，一排挑着四盏朱纱宫灯，灯上贴着“普天同庆”的金字；那苍朴的楼顶围着一圈红绫，红绫缀着一圈金黄流苏；各层楼上的古木廊柱，扎着一层松柏青枝，隔扇窗户，粘着一圈圈五色纸做的花朵。乍看就象一位体态臃肿的老妪，穿上了一件小妞的花衣裳，不老不小，惹人发笑！在望月楼的四层楼上，临窗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摆着顺风、赚头①、腰花、卤蹄，四味均州普通下酒菜和一瓶武当露。这四味菜有个名堂，叫做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吃了一条猪，多是贫寒之人为讨吉利的下酒物。桌边面对面坐着一老一少，正在闷头喝酒，埋头嚼菜。

那老者年近八旬，铁骨苍髯，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他就是十年前大闹公堂的秦百川。那少者三十搭边，铁面星眼，膀乍腰圆，血气方刚，正是当年红巾军首领秦海山之子、秦百川之孙秦天梁。十年前，天梁天柱分手时，对天发誓，有言在先：不管谁活着，都要重振旗鼓，再兴义师，灭清妖，杀贪官，血祭红巾军将士亡灵。今天，爷孙俩就是为报血仇，从河北沧州千里迢迢回来啦！均州虽是天梁的故乡熟土，可是阔别十年，回来却是两眼一抹黑啊！自己的仇人王三盛、熊忠霸一帮如何？自己的亲人妈妈、弟妹，还有未婚妻朱红梅怎样？患难兄弟秦天柱回来没有？全都一无所知。为着探听风声，也顺便打发饥肠，他才和爷爷来到望月

①顺风，是猪耳朵的祥称；赚头，即舌头，为避谐音“折(she)”之嫌，寓意是赚钱，而不折本。

楼，找当年的堂倌肖玉秋。哪知肖玉秋早已不在这儿了，爷孙俩无奈，只好填填肚子再说。

太阳吐山，四乡八道进城观灯的山民村夫，扶老携幼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涌上了大街，汇成了浩浩荡荡的人流。人流过去，花灯开始踩街了。霎时，鞭炮齐鸣，唢呐高奏，锣鼓喧天，又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声涛音浪。响声显然惊动了楼上喝酒的人。秦百川只是扭头瞄了一眼，秦天梁可是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向下瞅着。唉！十年没见家乡玩花灯了，今日看来倍加亲切哟！

均州的花灯踩街，是在净乐宫里排好顺序，先走南大街，再拐文西街，折北门街，绕武西街，转东大街，过后营街，进入小校场。早先是龙灯排头，凤凰灯随后。自打慈禧太后专权以来，旨令：凤在上，龙在下；凤在前，龙在后。因此花灯踩街改成凤凰灯排头，龙灯随后了。据说有一年由于把龙灯排在前凤凰灯排在后，有人奏了一本，朝廷震怒，还摘了知州的顶戴，砍了指挥花灯踩街的官吏的人头哩！如今，西老太^①虽然归天了，可她余威尚在，没人敢乱她的章法，因此凤凰灯仍然排头。只见那凤凰一丈高下，头尾三丈长短，通身用五色纸剪成羽毛，特别是那长长的凤尾，制作得格外精细美丽。凤凰肚里和脑壳里点着蜡烛，灯光闪闪，五彩缤纷，好看极了。两位标致的村姑，涂脂抹粉，戴珠簪花，红衣绿裙，一人擎着一只凤凰腿，步调一致，用力和谐，边走边做各种动作：一忽儿凤头高昂，对天长鸣；一忽

①西老太：慈禧太后又叫西太后，因此百姓这样称呼她，含有不尊敬之意。

儿凤羽闪闪，展翅朝阳；一忽儿凤尾舒卷，凌空翱翔；还有那啄毛羽，亮翅儿，弹腿儿，摆尾儿，姿态轻盈，真如活的一般。

秦天梁看着看着，心中一动，啊！一位村姑好象自己的妹子红玉，一位村姑恰似自己的情人朱红梅！十年不见，一个出落成水灵灵的大姑娘，一个长得越发娇憨飒爽了。他身子一摇，要使个春燕抄水，破窗而下和亲人相会。可就在这一刹那，他忽然心中暗笑，荒唐！原来，均州习俗，玩花灯的姑娘，全是男扮女装，秦天梁看走神儿喽！他眨眨眼，定定神，正待细看，凤凰灯过去了。

凤凰灯后面是龙灯。龙灯是竹扎骨架纸糊头，全身用白布彩画。画的多是青龙，为的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这条青龙有十余丈长，十多名男子擎着竹竿把它托起。每人的竹竿头上按一支蜡烛，装在龙肚里，灯光亮处，龙鳞闪灼。龙头前有一男子用长竿高擎一颗赤珠，实为一只朱纱红灯。那青龙摇头摆尾戏玩赤珠。那珠却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。那龙便随珠翻腾闪跃，起伏蜿蜒，摇摆盘旋，活灵活现。玩龙灯的男子一色绿褂绿裤，标志海水。只有那掌珠的男子，一身红衣，被衬托得火炭似的鲜艳夺目。

秦天梁看着红衣男子那个洒脱劲儿，那个活泼劲儿，那个玩皮劲儿，那身材儿，那眉眼儿，那脸蛋儿，眼睛一亮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秦天柱！”他自觉失言，吓得一愣，左右瞄瞄，好在时辰尚早，楼上并无别人，不由轻轻吐了下舌头，随即脑海里旋起一串问号：天柱是朝廷钦犯，敢在广众之前戏耍么？何况他国仇家恨在身哪有这份闲心？自己的患

难兄弟不是弃盟负心人哪！天梁轻轻摇摇头，明白过来，人有四象，自己又瞧走眼罗！也难怪，患难兄弟，十年不见，把人想疯啦！天柱，好兄弟，你在哪哟！他揉揉眼，稳稳神儿，继续观灯。

龙灯后面是各色花灯，有空中飞的孔雀灯、仙鹤灯、锦鸡灯、蝴蝶灯……有水里游的鲤鱼灯、鳌鱼灯、螃蟹灯、虾子灯……有路上走的竹马灯、毛驴灯、青羊灯、金猴灯……有地面长的牡丹灯、玫瑰灯、梅花灯、荷花灯……还有那鲤鱼闹莲、鸳鸯戏水、喜鹊登枝、梅鹿衔花各色鸟兽虫鱼造型灯，最有趣的是水陆两栖的蚌壳灯和旱船灯。

旱船灯之后是抬装，由两人、四人或六人八人抬着木板搭成的平台，台上站的全是儿童，装扮成各种人物故事，诸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孙猴子、猪八戒、唐僧、沙和尚，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、李逵、孙二娘，《三国演义》中的五虎将，《红楼梦》中的十二金钗，还有“麻姑献寿”、“八仙过海”、“西厢待月”、“断桥相会”。紧跟抬装的是高跷，全是一些青壮汉子，蹬着五尺来高的木腿，也是装扮成各种人物故事，有：刘海戏金蟾，洞宾戏牡丹，月明和尚戏柳翠，百花仙子戏蝴蝶。和那抬装相比，一静一动，相映成趣。特别是百花仙子戏蝴蝶，玩起来异常精彩，叫人大饱眼福。这是由两个人耍的，一人拿根丈余长的竹片，竹片顶端扎一只竹制彩糊的蝴蝶，随着竹片的弹性，忽闪颤悠。那蝴蝶上下翻飞，左右翩舞；一人扮百花仙子，追逐蝴蝶，随着蝴蝶的飞舞，做着各种动作：忽儿金鸡独立，掀身探海；忽儿前打飞脚，向后下腰；忽儿单腿跪地，扫腿打旋；忽儿劈叉大跳，就地滚翻。这样的高难动作，不蹬高跷也挺费力，

没有相当功夫，是做不来的。可那百花仙子做起来，轻盈敏捷，干净利索，既有阳刚之美，又有阴柔之趣。忽然，那百花仙子站住不动了，目光向望月楼射来，正和天梁的目光碰撞，四目相对，两人都不由一怔。刹那间，天梁认出来了，心中暗叫：“石中金！难道他还没死？”天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由微微一合，摇了摇头。

花灯殿后的是狮子舞，均州俗称打狮子。狮头用竹篾扎成，上糊彩纸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瞪着铜铃大眼，十分威武。狮身用羊皮缀着麻丝染成棕色毛衣，两个男子一人掌头，一人耍尾，闪展腾跃，生动活泼。在两匹狮子之间，有一位武士打扮的男子，黄褂黄裤，浑身金子一般。要在别处，这男子会拿一只绣球灯，晶红莹亮，戏耍翻滚，逗引狮子做出各种动作。均州原是尚武之地，舞狮子自与别处不同，中间那位男子是手舞双刀，刀柄飘着两条红绦，耍起来刀锋闪闪，射出道道寒光，红绦刷刷，燃起团团火焰。一路舞来，十分壮观。秦天梁看着舞刀的汉子，心中一喜，霍然而起，不敢声张，只在肚里呼喊：“江玉舟！”他不敢莽撞，眼睛眨了又眨，目光盯了又盯，没错，是他，还活着！好！只要红巾旧将在，报仇雪恨有时机。先找到他探听一下风声，再商讨起义大事。他俯身在爷爷耳边说：“我找个朋友，去去就来。”

话刚落音，只听楼下堂倌一声高唱：“熊大人到——！”随着一阵脚步响，一群人涌上四层楼来。秦天梁扭头一看，啊！为首一人正是红巾军叛贼独眼熊忠霸！有道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秦天梁双眼珠子刷地充了血！可他一看，熊忠霸背后跟着两名彪形大汉的贴身侍卫，还有一名丫环扶着

名妓外号甜酒汁的林香珠。他在心里一盘算，觉得眼下动手，占不了便宜，还会惹来清兵，只好扭过头来坐定，向堂倌叫一声：“会账！”

秦百川虽说认不得熊忠霸，可他见天梁颜色不对，行动异常，明白眼前这伙人是来者不善，因此也把桌子一敲：“会账！”

堂倌朝熊忠霸微笑着躬身张手：“熊大人请上五楼雅座！”顺手拽下肩上搭的抹布，身子一趔，来到了秦天梁旁边。不料，熊忠霸停步一转身，独眼紧随堂倌追了过去，目光正和秦天梁的目光碰个正着。他恰象触到两道火光一般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啊呀！险乎惊叫出声。秦天梁和熊忠霸，血海深仇，狭路相逢，双目对独眼，犹如三把钢刀格斗砍杀，足有半袋烟工夫，谁也不吭一声。四层楼上隐伏危险，暗藏杀机，人人心提嗓门，个个屏气敛声，满屋静得可怕，空气紧张到了极点，眼见得一场血战就要爆发，就在这时，熊忠霸的目光败下阵去。秦天梁乘势往桌上丢一把铜钱，起身就走。熊忠霸哪里肯服输，他狞笑一声，叫道：“壮士留步！”

秦天梁当屋站定，熊忠霸向身边侍卫丢个眼色，两名彪形大汉一侧身封住了楼口。熊忠霸嘴角露出一丝奸笑：“足下可是天梁侄儿？！”

叛贼竟然摆起了长辈，直气得秦天梁牙齿格崩一咬，真想啐他一口，又一想不妥，忍了吧！他虎目一瞪，鼻子一哼：“你认错人了吧！”

熊忠霸嘿嘿一笑：“别看老子一只眼，你娃娃就是烧成灰，老子也认得！你爸就是红逆魁首秦海山；你爷就是秦百

川，被拉到北京砍了头；你就是秦天梁，十年前漏网逃脱！”

这话一出口，在场的人无不惊讶。林香珠吓得“哎哟”一声瘫到了地上，堂倌吓得身子一歪，就势钻到了桌子底下。秦天梁心中一格登，看来今天给恶狗咬住了，好！拚他个你死我活，他下意识地按定了腰中的软剑剑柄。

秦百川一看势头不对，慌忙到熊忠霸面前一拱手，“老爷，你真的认错人啦！”顺手一扯天梁的袖子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慢！”熊忠霸一把抓住了秦百川的手腕。这个叫试探斤两。大凡官差恶霸抓人，都是揪人领口，只有要摸对方功力深浅，才抓人手腕。多年闯荡江湖的秦百川，当然明白这一手，他轻轻提气丹田，暗运内功，熊忠霸就象捏到一块生铁，硬得手指发疼。他暗吃一惊，急忙使出平生力气扳那手腕，可是犹如猢猻摇大树，对方纹丝不动。

熊忠霸摸清了对方的斤两，肚里一掂量，感到眼下来硬的难以奏效，便软了下来：“敢问老丈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秦百川抖动银须，哈哈一笑：“我的孙子！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山野之人，隐名埋姓！”

熊忠霸在心里一琢磨，难道秦百川没死？这可是一笔大买卖，一个活口进京中途逃脱，一个红逆余孽最后漏网，两名皇犯，生擒到手，能抵三万银子，何愁顶子不红！可是如何下手？他单眼珠子一转，忽然计上心来，一撒手哈哈大笑：“秦大伯，天梁侄儿！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来来来，先坐下喝酒，然后到我府上住几天，再给你们谋个差使！”他这

是缓兵之计。原来今天元宵节，他和王三盛、洋神甫俄尔莎士约定在望月楼五楼雅座吃花酒。心想等一会儿王三盛带着侍卫一来，看你皇犯哪里逃！

秦天梁如何相信他的鬼话，真想给他一剑，就怕打起来难以走脱，前后一掂量，淡淡一笑：“多谢你的好意！我们没工夫吃酒。”

熊忠霸眼看到嘴的肥肉要丢，哪肯甘心，正要苦劝挽留，拖延时辰，就听楼下一声高唱：“神甫大人到——！”紧接着一阵皮鞋响，俄尔莎士在一名教徒陪同下走了上来。熊忠霸一见洋神甫，活象哈巴狗见主子，一脸媚笑迎上去，“神父请！”两名侍卫也赶紧低头哈腰，毕恭毕敬闪到两旁。

洋神甫提起文明棍，向秦天梁爷孙一指，“这两位是……”

熊忠霸脸上的横肉抽动了一下，苦笑一声，答不上来。

恶煞神不高兴了：“熊先生！原先约定，吃花酒不许外人参加哟！”言下之意：你对我的安全要负责哟。那年头，中国是百姓怕官府，官府怕洋人，洋人怕百姓。因此，俄尔莎士一见面前的山民就惴惴不安。

熊忠霸笑容可掬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，只好信口开河：“神父大人放心！这是我的亲戚打这儿路过。”

秦百川趁机向他一拱手，“不打搅了，告辞！”临走，他从背上摘下铁杆大烟袋，好似拄着走路，在楼板上一点，只听“喀嚓！”一声，二寸厚的木板，立时被戳了个窟窿。

恶煞神吓得在胸前连连划十字，“啊呀，我的上帝！这个老头，真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力士！’

甜酒汁儿吓得惊叫一声：“哎呀！真是神仙下凡！”

熊忠霸惊得目瞪口呆，直愣愣盯着那楼板上的窟窿，好象听见那窟窿在说话：“熊忠霸！秦百川这一着叫做‘打草惊蛇’，你就死了那份活捉秦天梁爷孙俩的心吧！”可熊忠霸哪里肯服，在肚里暗叫：你俩出得了望月楼，谅你俩出不了均州城！他回身向一名侍卫吩咐几句，侍卫急速下楼而去。

洋神甫惊魂稍定，在熊忠霸一群陪同下，登上五层楼，坐了雅座首席，端起刚泡的武当名茶“太和碧环”，张着嘴却忘了喝。从他那双眈眈了的蓝眼睛里，射出两道火辣辣的目光，贪婪地盯着林香珠的粉脸儿，心中暗暗祈祷：上帝保佑！这位有名的东方美人儿，对别人虚情假意，只对我一片真心！

熊忠霸明白洋神甫的眼色，忍不住扭过头望着林香珠，别看他一只眼，射出的目光却象一张牙齿锋利的嘴巴，一口咬定美人儿的脸蛋，死死啃住不放，也在心中祷告：祖师爷保佑！为着这位大美人儿，熊某曾铤而走险，一定要叫她只对我真心实意，对别人全他妈逢场作戏！

甜酒汁儿被三只眼睛咬得脸一红，羞怯地低下头，伸出两根笋尖似的指头，捏着杯盖，轻轻打着水沫，欣赏着杯中的碧环茶，反复玩味。此茶最讲做工，全用雨前毛尖制作，将茶叶卷成极小的环子，环环相扣，五七环为一串，饮用时先在杯中冲开水，然后丢进一串，霎时满杯绿色，茶环不散，恰似碧玉做的环子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多为达官贵人饮用。倘若在杯中丢进两串碧环，再放一颗红枣，那就是有名的“二龙戏珠”了。据说是当年进京的贡品，除了钦差大臣

和钦命封疆大吏，一般人不敢饮用。本来这在名妓林香珠眼里并非稀罕物，今天无非是故作姿态，逗引这两个色中饿鬼罢了。

原来，自打红巾军失败之后，林香珠就成了王三盛、熊忠霸、洋神甫三人的玩物，熊忠霸虽然心中不满，暗骂王三盛失信，可又无可奈何。林香珠虽说早过了芳春妙龄，可她善于保养，长于打扮，精于卖弄，在闺秀风中略透洋味，羞怯态里稍显放荡，因此姿色不减当年，风流尤胜群芳。仍然玉肌丰腴，粉面娇媚，楚楚动人，加上她那勾魂摄魄的情话：“世上男子千千万，奴只爱您一个人。”越发撩拨得王三盛、熊忠霸、洋神甫象追腥苍蝇似的，围着她团团打转，为夺艳福，三个人还争风吃醋：都说甜酒汁儿对自己真心，对别人假意，互相指责对方死乞百赖，闹得乌烟瘴气，满城风雨。后来三个人终于想出一个主意，订了个君子协定：今年元宵节带上甜酒汁儿，一块在望月楼吃花酒，三人对六面，看她真心爱谁，别人都割爱成全谁。

林香珠从这两个淫棍的眼色中，早已猜了个小九九，她一边赏玩碧环，一边轻蹙娥眉，急动芳心，苦思应变之策。要晓得这三位，在均州都是“打个喷嚏能下雨，甩甩袖头能刮风”的人物，作为一个倚门卖笑、强颜作欢的烟花妓女，她是谁也不敢轻慢的。到底甜酒汁儿久居情场，深知嫖客心思，自有制服他们的办法，不一会儿便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，单等王三盛一到，管教他们一个个脸上喜眯眯而来，心中痒酥酥而去。

谁知，王三盛却是左等不到，右等不来，急得熊忠霸、洋神甫心里猫抓似的。一直等到小晌午，忽听一阵急促的楼

梯响，熊忠霸以为王三盛到了，连忙起身恭迎，哪晓得跑上来的却是自己的侍卫，他跑到熊忠霸面前禀报：“大人，四门全都增兵把守，严加盘查，只是不见……”

熊忠霸生怕招惹洋神甫后怕，急忙一摆手：“晓得了！”接着把那侍卫拉到一边，低声吩咐：“去传我的命令，叫杜拿出动全部探子，务必明察暗访，不使一人漏网！”侍卫应声下楼，熊忠霸却在心中纳闷：秦氏爷孙何处去了？

秦天梁爷孙俩正在“醉八仙”酒店喝酒。早晨爷孙俩慌忙下了望月楼，大步匆匆，穿街过巷，到了南门，正要出城，被守门兵勇拦住了。

秦百川拱拱手，陪着笑脸，“军爷，我们家中有急事，得赶快出去！”

兵勇晃晃手中的扎枪，冷冷一笑：“哼！今个是准进不准出。”

秦天梁急不可耐，冲到前头：“这是为啥？”

兵勇嘴角一歪，似笑非笑：“上司有令，要查钦犯！”天梁听着心里一格登，尚未会过神来，忽然守城兵勇当中有人高叫：“足下就是秦天梁吧！”天梁暗吃一惊，急忙回头。那人嘿嘿一阵冷笑：“不要装佯，当年我贴过你的影像，认得你。弟兄们！抓住他领赏啊！”随着这一声嚎叫，几十名守城兵勇蜂拥而上，把秦氏爷孙团团围住，情势万分危急！

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高喊：“王大爷、王大哥！你家里病人好了，不要出城请马子^①啦！”随着喊声，闪出一个人

①马子：均州土话，即马脚神汉。

来，一面拨开兵勇，一面排解地说：“误会，误会！老总们！这是咱邻居王家爷孙俩都不认得了！”说罢，便一手一个拉着爷孙俩，“走！快回家看看去！”守城兵勇晓得闹了个空欢喜，只好闪开一条道。那人拉着爷孙俩，一阵风穿过南大街，直奔北门街，只见前面一座高大的石碑坊，坊额横匾上两个颜体大字：“文魁”。里面几进院落，黑压压一片瓦房，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均州陈世美的故居。在陈世美老宅对面，高挑一面酒幌子，上写“醉八仙”，只是关门闭户，没有营业。那人过去敲开门，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子迎上来，搬凳让客。那人随手闩上门，扶爷孙俩坐下，扑通跪到秦百川膝下，纳头便拜，接着又给天梁拱手施礼。刚才慌乱之中，天梁被闹得懵懵懂懂，这阵儿清醒过来一看，只见那人生得机灵，虽说三十沾边，却是一脸稚气，不觉眼睛一亮，张开双臂将那人抱了起来，哈哈大笑：“原来是你呀，肖玉秋！叫我们好找！”

肖玉秋也是一阵狂喜：“可把你们盼回来啦！”他向那女子一努嘴，“快过来施礼，这就是我常给你讲的秦百川大爷和秦天梁大哥！刚才我打南门过遇上的。”

天梁慌忙“嘘”了一声说：“如今我爷改名秦焕章，我改名秦华堂，这叫改名不改姓，既能掩人耳目，又不丢本忘祖！”

那女子慌忙过来道了万福，呼喊一声：“恩人啦，可找到你们啦！”眼圈一红，两行热泪扑簌簌掉了下来。

秦氏爷孙面对这位陌生的女子，被闹得云天雾地，愣二八怔。

肖玉秋笑着解释：“这是我的内人何花，十年前在南集人市头插草标正要被卖，多亏海山大叔给了几两度命银子，救了下来。如今我家还供着海山大叔的神位呐！”说着领爷